

羣書治要

機也是故貴公

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
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
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
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
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本傳逸
作怵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
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
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
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
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
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
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傳說、宣王之得申
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
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
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
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
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
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臣賊子處之云
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

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敎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桎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
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
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
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
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
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
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
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
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
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
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
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
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
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
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
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
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
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
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
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
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
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
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
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儉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